

林海 雪原

曲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海 雪原

曲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海雪原/曲波著. - 3 版.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8 重印

ISBN 7-02-000522-5

I. 林… II. 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285 号

责任印制: 李 博

林海雪原

Lin Hai Xue Yuan

曲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13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5 插页 3

195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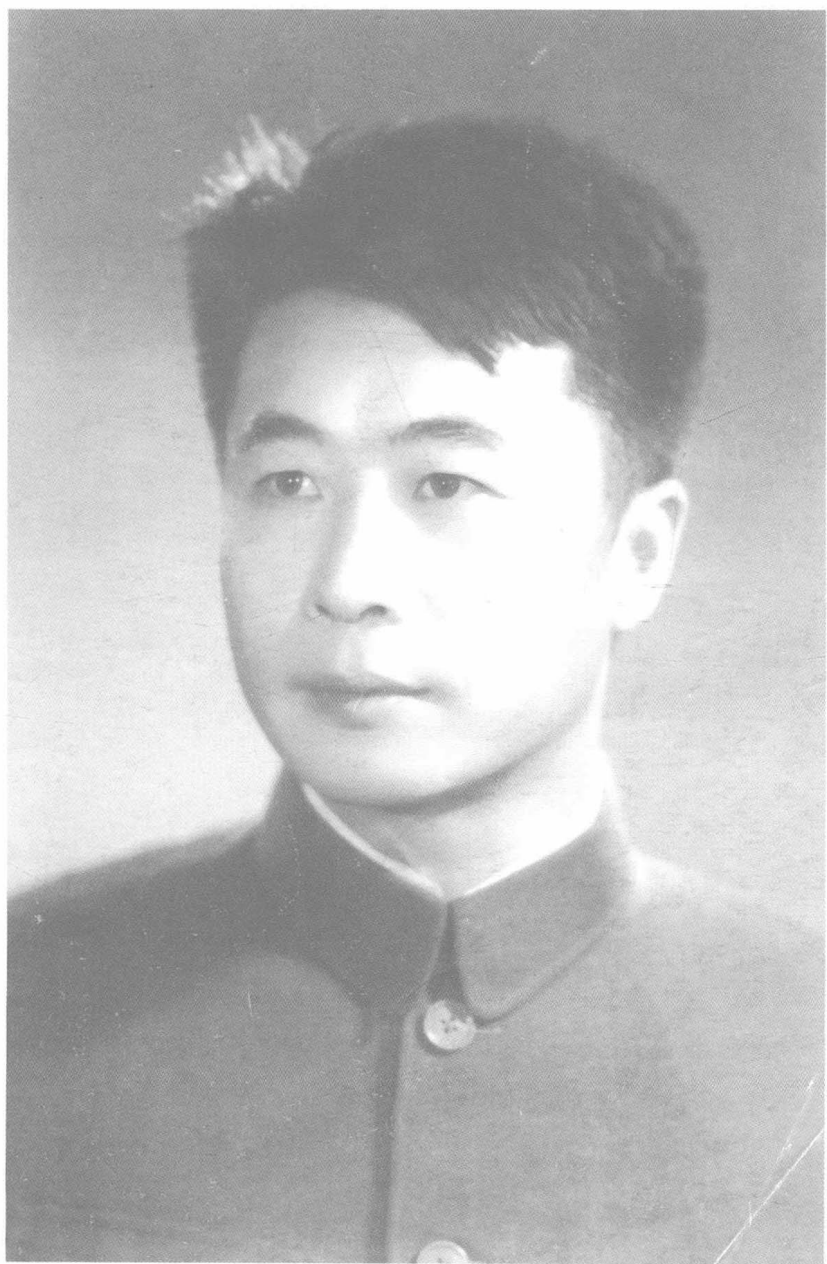
1964 年 1 月北京第 3 版

2004 年 8 月第 27 次印刷

印数 774761 - 779760

ISBN 7-02-000522-5/1·523

定价 28.00 元



作者像（摄于1959年）

曲波小传

曲波，山东省胶东半岛黄县(今龙口市)人，一九二三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当过染匠，失业归农。曲波只念过五年半小学，十三岁失学，在家务农和樵采。他少年时代曾熟读《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

一九三八年曲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地区作战，曾任连、营指挥员。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部队开赴东北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大队和团的指挥员，曾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进行了艰险的剿匪战斗，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两次负重伤。一九四九年他到海军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一九五〇年转入工业建设战线，先后在工厂、设计院及工业管理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曲波一九五五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曾先后改编成电影、戏剧上演。一九六二年出版了《林海雪原》的英译本，其后该书还曾被译成俄文、日文、阿拉伯文、挪威文、蒙古文、越南文及朝鲜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先后完成了《山呼海啸》和《桥隆飙》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还创作了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短篇小说《热处理》、《争吵》和散文《散观平武》等。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曲波遭到打击迫害，身心受到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文学创作，并写了二十多万字的自传。

一九七七年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重新出版，还出版了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山呼海啸》和《戎萼碑》。一九七九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桥隆飙》。

曲波和他的妻子刘波是青年时代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波经常和曲波探讨创作上的问题，并为他抄写了大量稿件，是曲波文学创作的得力助手。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曲波在北京病故。

目 次

一	血债	1
二	许大马棒和蝴蝶迷	20
三	受命	32
四	杨子荣智识小炉匠	46
五	刘勋苍猛擒刁占一	67
六	夜审	76
七	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	87
八	跨谷飞涧，奇袭虎狼窝	99
九	白茹的心	116
一〇	雪地追踪	128
一一	老道失算	144
一二	一撮毛	157
一三	兵分三路，如此如此	173
一四	夹皮沟的姊妹车	185
一五	杨子荣献礼	200
一六	苦练武，滑雪飞山	219
一七	借题发挥	231
一八	二道河桥头大拚杀	251
一九	杨子荣盛布酒肉兵	270
二〇	逢险敌，舌战小炉匠	282
二一	小分队驾临百鸡宴	302
二二	小白鸽彻夜施医术	310

二三	少剑波雪乡抒怀·····	322
二四	栾超家闯山急报·····	341
二五	将计就计·····	353
二六	捉妖道·····	370
二七	青年猎手导跳绝壁岩·····	388
二八	刺客和叛徒·····	409
二九	调虎离山·····	430
三〇	毁巢切屁股·····	454
三一	槽头炸马·····	472
三二	林海雪原大周旋·····	483
三三	解救·····	499
三四	基密尔草原·····	512
三五	“雪上大侠”·····	528
三六	棒槌公公奇谈四方台·····	546
三七	李鲤官前对手交锋·····	561
三八	铁流·····	578
	关于《林海雪原》·····	581

一 血 债

晚秋的拂晓，白霜蒙地，寒气砭骨，干冷干冷。

军号悠扬，划过长空，冲破黎明的寂静。练兵场上，哨声、口令声、步伐声、劈刺的杀声，响成一片，雄壮嘹亮，杂而不乱，十分庄严威武。

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精悍俏爽，健美英俊。他快步向一营练兵场走去。当他出现在练兵场栅栏门里一米高的土台上，值星连长一声“立正”，如涛似浪、热火朝天的操场，顿时鸦雀无声。战士们庄严端正地原地肃立。

值星连长跑步到土台前，向少剑波报告了人数、科目后，转身命令一声：“按原科目，继续进行！”随着这响彻全场的命令声，操场上又紧张地沸腾起来。

少剑波仔细地检阅着英雄排长刘勋苍的劈刺教练。首长在跟前，战士们更起劲，汗气升腾，刀霜凛冽，动作整齐勇猛，精神豪爽激昂。周围的空气也在激荡和卷动。

半点钟过去了，东南山上的红太阳，刚露出半边。团本部的值班员——通讯联络参谋陈敬，气嘘嘘地跑到剑波跟前。

“报告！”他行了军礼，“报告参谋长！五点三十七分，接田副司令电话，命令我团立即准备一个营和骑兵连，全部轻装奔袭。详细情况书面命令马上就到。命令到后，要立即行

动，特别强调一分钟也不许耽误。现在我等候您的命令。”

这个情况，显然少剑波是没有想到的。他略一思索，立即回答陈敬：“你马上去报告团长和政委。按你的口述，我先来调动部队。”

“是！”陈敬答应着。转身跑出练兵场。

少剑波立即命令站在他身边的司号长：“发号！命令骑兵连紧急集合，带到一营操场。命令一营全部就操场紧急集合，全副战斗准备待命出发。再命一营营长、教导员，骑兵连连长、指导员，到团部接受命令。”

司号长遵命一一发号。

顿时号声由远近不同的距离和四面不同的方向，此起彼伏落地交响起来。

司号长静听着各处的回答号音，默默地数着：“一连……二连……骑兵连……”

号音刚落，司号长向剑波报告：“报告二〇三首长，各部命令都收到了。”

少剑波眉头一皱，显然是在思索判断着这突然的情况。他为了早知道个究竟，就向着村东通向司令部的大桥边走去。他边走边想着：“牡丹江地区数万国民党军半年前已经剿灭了，剩下的仅是为数不多的匪首，名义上是五个旅，实际上只不过是官无兵的空架子，这些家伙，在半年以前已经藏匿不知去向了。中心区的土改正在更深入地开展；不太彻底的村屯正在‘煮夹生饭’，继续深入；未开展的村屯正要开展。老百姓是粮谷入仓，土地还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哼唱着‘万年的铁树开了花，千年的枯枝又发芽’的歌子，后方确是一片升平气象。部队正在紧张地练兵，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打击蒋军主力……”少剑波想到这些，感

到情况突然，可是，因为作战是他的天职，他的脑子像筛子一样，本能地过滤着所有应该消灭而没被消灭的对象——“国民党特务，伪满警察官吏，大地主，惯匪，这些罪魁祸首，虽然他们的部队已被消灭，但他们自己还没被毁灭，他们是不会甘心情愿灭亡的。他们要挣扎，他们要变天，他们要卷土重来。”

“是的，就是这样！”少剑波反复地考虑后，肯定地判断着。立在桥头，张望着东丘顶，口中喃喃地说了句：“除匪不净，遗祸无穷！”

丘顶上一股尘头飞扬，两人两骑飞奔在尘头前面。

警卫员高波，这个机警的小战士，跑步迎了上去，把手一扬，喊道：“通讯员！二〇三首长在这儿。下马！”

两个通讯员勒住马头，跳下马来，一个牵马，一个紧张地跑到剑波跟前，行了军礼，将一份命令交给剑波。

他拆开了命令，急速地看着，脸上呈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回头向团部急步走去。

团部北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保密帘已拉开。王团长、刘政委和奉命来到的一营和骑兵连的干部，已在等候着命令，在判断着敌情。

“命令来了！”少剑波一进门心焦地说了一声，所有干部便向他围过来。

少剑波刚要把命令交给王团长，王团长略一点头：“你读一下吧！”

少剑波将命令迅速地展开，大家的眼睛紧盯着这张命令。

命令：

窜据深山匪首，集股二百余人，昨夜（十二日）二十四时，突

窳杉岚站，大肆烧杀。鞠县长所率的土改工作队，一并被围。你团立即派一个营及骑兵连，轻装急袭。先用骑兵切断匪徒窳山归路，以彻底消灭匪股，此令！

当少剑波读到“鞠县长……一并被围”，嗓音因急躁而有些颤抖，在座的同志们都以不安的神情看着剑波，尤其刘政委更显出一种特别关切的神情。

“团长！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少剑波虽然努力镇静，但总显露出有点担心和不安。

“是的！马上出发。”王团长果断地命令着。

“请允许我率骑兵连先完成急袭包围切断敌人窳山归路的任务。”少剑波显然已十分焦急。

王团长略一思索，亲切而关怀地看着剑波：“本来我不应该这样决定，但是今天——”他看了一下刘政委，刘政委略一点头。王团长接着说下去：“今天却非这样决定不可，你去吧！”

“可以走了吗？”少剑波愈加紧张地请示道。

王团长略一点头，少剑波急急地跨出门去。

刘政委紧跟在剑波身后，送出门外叮嘱道：“剑波同志！鞠县长是你的姐姐，你的亲人，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

“放心吧，老首长！”少剑波紧紧地握了一下刘政委的手，“请相信我的理智……”

门外警卫员高波早已把马准备好，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当首长有任务的时候，他总是把所需要的一切，预先准备得格外周到。他年龄虽然只有十八岁，但已是一个身历百战的老战士了。人都称他为“小兵老战士”。

少剑波飞身上马，急驰到一营操场，向骑兵连一挥手，骑

兵连长一声命令：“上马……前进！”随着这命令的声浪，激起了暴雨似的马蹄声，整个骑兵连像一股山涧泄下的激流，冲向西南的山路上。尘土飞扬，二百余骑向杉岚站急驰。

少剑波的心像奔马一样地在奔驰。想着面前的一场厮杀，想着即将拿到手的胜利。忽然他的心一翻，一阵惊恐袭来，思索着，回忆着那从小抚养他长大成人的鞠县长：“真的会遭到什么不幸吗？不会的！姐姐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抗战时期在日寇汉奸的屠刀下，历经过多少次的危险，有一次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她都能机警地和群众一道脱了危险。”他的心在拚命驱除这可怕的想象，但是心一翻腾又想到他所最不愿想的情景，“姐姐会不会因为半年来没了敌情而失掉警惕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她手下又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是难以对付这匪盗式的突然袭击的。”想到这里，他感到十分可怕。但他一转念：“两军对阵，对危险的处境丝毫不能期待什么侥幸，只有用智慧用勇敢来转危为胜。”这样一想，他的心翻腾的更激烈，便急催座下马，“快！快！快！快投入战斗，只有赢得时间，才会取得胜利，才能保住姐姐和工作队的同志们以及翻身了的群众的安全。”

战马嘶叫，二百余骑，驰上杉岚站西山，扼住了入山的要道。

可是呈现在眼前的杉岚站，已是一片熊熊大火，浓烟冲天，少剑波已判定敌人可能正要逃窜或已经逃窜。不能再等，一声号令，战士们纵马扬刀，从宽大的正面压下山来，奔过黄草大甸子，向杉岚站猛袭。刹那间，骑兵钻入了火海，埋入浓烟之中。

晚了！四点钟以前匪徒已经逃窜，扑了一个空。

杉岚站一片惨景，令人胆寒。

火势有的地方奄奄将熄，有几处熊熊正旺，全村一片火海，草垛、房屋都在燃烧。牛啊，猪啊，烧的一截一块，冒着油泡发出吱吱的响声，发出刺鼻的苦涩和腥臭难闻的气味。哗哗啦啦！房子一个个塌了架，伸出一股股带星星的火舌，夹在浓烟里，一旋一旋升到高空。烧伤没死的猪狗怪声地在惨叫。

全村没有一个人救火，也没有一个人嚎哭，他们全身绷得像石头，紧握双拳，直瞪两眼，怒视着眼前无情的烈火吞噬了他们可爱的家园。

少剑波翻身下马，手一挥命令一声：“救火！”二百多战士纷纷拴好马，一齐向这无情的熊熊大火搏斗。

少剑波冒着浓烟烈火，各处查看着被害的情况。村中央许家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段一段乱杂杂地垛在铡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个尸体却都没有了头。

在这垛被铡的尸体周围，狼藉地倒着二十多具被害者的遗体，有老头，有小孩，绝大多数是妇女。看得很明显，这些死难者是想扑向铡刀去救自己的亲人，或替亲人去死，或是去拚打而被乱枪狂射杀害的。

内中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只穿一条裤衩，被剖开肚子，内脏拖出十几步远，披头散发，两手紧握成拳，像是在厮打拚命时被残害的。

在离三十步远的井台旁，躺着一个婴儿的尸体，没有枪伤，也没有刀伤。显然是被活活摔死的。他离开了亲爱的妈妈。妈妈哪里去了？她的命运怎么样？

少剑波又向前走了几步，转过墙角，一眼看到的是更为

触目惊心的惨状。

是在饮马井旁的大柳树上，用铁丝穿着耳朵，吊着血淋淋的九颗人头。这些被害的人头，个个咬牙瞪目，怒气冲天，标志着他生前的仇恨。这仇恨虽死犹未息。

人头旁边，悬一块大木板，上写了八个字：“穷棒子翻身的下场”。

少剑波气愤得全身像铁块一样，他转回身走到铡刀旁。

在这些惨遭屠杀的尸体旁，一大堆火炭，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半截倒在火里，肚子以下，已和火炭一起烧尽了，只剩半截的胸膛和染满了黑血块的白发苍苍的头了，好像是被活活丢在火里烧死的。仔细看旁边还有一个幼儿，被烧焦了的骨灰，在冒着最后的一缕青烟，一条半截小腿伸在火堆外面。从脚的大小看来，这孩子也不过五六岁。

火灰旁有二十多条扁担，上面染红了鲜血，被火烤干后，迸裂成一片片鳞状血块。这也不知匪徒们用它做了什么奇异的恶刑。

火被扑灭了，全村已是一片灰烬。碎砖乱瓦，被罩在苦烟和臭气里。

满村的人，有的妇女昏倒了，有的呆了，有的疯了。他们咬着牙，直瞪着眼，吐射着无穷的怒火。

战士们整理着受难群众的尸体，他们不用村里人，因为这情景太可怕，他们不忍让群众再看他们的亲人、他们的邻舍好友这惨死的情景。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被害的人像他们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哥哥嫂嫂，侄儿侄女。他们是那样小心谨慎整理着尸首，深怕不小心弄痛了死难者的伤口。他们解下了自己的军毯，严严实实地把尸体裹起来。

战士们对着这些死难者，整齐地站了一个圆圈，肃立默哀。二百多匹战马，也在垂首哀悼。

他们举起了手，握着铁一般的拳头，激动着，愤怒着，二百余人发出了一个声音：

“亲爱的同胞们！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我们的责任没有尽到。

安息吧！父老们！我们一定讨还这笔血债，我们誓死报这场血海深仇！”

战马随着战士们的怒吼，在嘶叫咆哮。

西街上，高波一面用手揉着眼睛，一面走着。他前面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剑波正为找不见姐姐和工作队的同志而心焦，高波和老人已到面前，高波用手捂着眼睛，指了一下西山：“二〇三，鞠县长和工作队同志牺牲在……”他呜咽得不能再说下去了。

那位老人弯腰顿足喊着：“鞠县长！鞠县长！……”他悲愤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用手连连地指着西山。

少剑波当即面色变得苍白，心像一块重重的冷铅沉下去，绝望得只问了一声：“什么地方？”

“西山上……”高波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成年人那应有的理智，刚一张嘴便呜呜地大哭起来。

少剑波的脑子顿时轰的一声像爆炸了一样，全身僵直了，麻木了，僵僵地瞪着两眼呆了半晌：“走！走！”他说出的声音已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

老乡领着剑波边走边咒骂：“魔鬼！杀人的强盗！洗光了，洗光了！唉！天哪！天哪！”

剑波的腿是走呢，还是没走呢？他自己完全不觉得。他现在对自己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任何感觉。

西山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同志的尸首，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

“工作队！鞠县长！”老乡领剑波登上山坡，头磕着地，手蒙着脸，不敢看这九个被害的同志。

少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高波一把扶住：“二〇三！二〇三！”一面哭泣，一面喊。

少剑波用力张开眼睛，定了定神，刚想再向姐姐看一眼，突然一声亲切温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剑波同志！……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临行刘政委叮嘱他的情景，好象就在眼前。他紧咬着牙关，没有眼泪，悲切的心变成冲天的愤怒。他想到：“任务，部队在等待着我。”他最后看了一下姐姐的尸体，急急地走下山来，机械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写信报告王团长和刘政委。

二〇一！二〇二！

匪徒四小时以前逃窜，我已扑空。我正在进行追踪侦察，在此待命。请速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李鸿义接过信飞马奔驰而去。

愤怒已极的战士，在这待命出发的当儿，纷纷写决心书，要求荡平匪巢老爷岭，活捉匪首报仇。

少剑波派出了侦察部队，四处搜索侦察。全村的老百姓已经向战士们围拢来。“亲人！亲人！我们要控诉，控诉……”在亲人面前，群众的上千只眼睛里，涌出了热泪，开始向他们倾吐着受难时的情景。剑波看着这些受难的群众，万分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特别是深厚的姐弟感情，总在